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 著

尼采思想传记

Nietzsche—Biographie seines Denkens

卫茂平 ●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516.47/24

2007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主编



尼采思想传记

Nietzsche—Biographie seines Denkens

[德]萨弗兰斯基 (Rüdiger Safranski) 著

卫茂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采思想传记 / (德)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 卫茂平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ISBN 978-7-5617-4909-8

I. 尼... II. ①萨...②卫... III. 尼采, F.W.(1844-1900)-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4150 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丛书主编 / 刘小枫

特约编辑 / 姜 乙

封面设计 / 闫志杰 刘佳景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Nietzsche. Biographie seines Denkens

by Rüdiger Safranski

Copyright © 2000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6-660 号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尼采思想传记

(德)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著

卫茂平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周一民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场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刷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2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4909-8/B·273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缩写 KSA, 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 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e* 1854—1869; 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 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

三、四; 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 共计二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 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 可惜未能全工, 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 90 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 共九大部分, 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 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 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 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 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 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 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 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 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 九卷以后为遗稿; 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 12 卷本(1930 陆续出版, 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 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 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 K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 附索引一卷; 袖珍开本, 纸张薄、轻而柔韧, 堪称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 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

KSA 版问世后, 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 引用率仍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诟病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
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
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年5月於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德语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译者序

2000年是尼采100周年忌辰。国内外尼采著作的新版或有关尼采的论著频频问世，盛况空前。当时，德国汉泽尔出版社也推出了一本独具特色的尼采新论，这就是眼下所译萨弗兰斯基著的《尼采思想传记》。

在尼采的家乡德国，有关尼采的著述此前已有上百种（可参见本书的参考书目）在案。其中两本尤其引人注目。一是雅斯贝斯的《尼采——他的哲学思想理解导论》（1936）。二是海德格尔的《尼采》（1961）。恰恰这两本书都已有中译。前者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的《尼采其人其说》，后者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的《尼采》。前一本书，如作者自己所言，“试图整理尼采哲学的内容、抵制迄今接受尼采思想的各代人均带有的巨大误解，抵制这位濒临疯狂的人士在人们对他做的摘录中留下的歧义”，亦即具有论争的性质。而海德格尔的《尼采》，来源于他关于尼采的几个专题讲座，尝试着主要以哲学门类，亦即大多以自身的哲学理念，来清理尼采哲学，并且用他那著名的“词语溯源”的方式，对一些哲学概念做详尽的历史分析工作。简言之，这两本尼采专论以哲学家的立场，对尼采进行解读，表现出作者

自身强烈的哲思欲望(后者尤甚),对阅读的要求颇高。虽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两本深奥的著作,中译者已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夸张一些地说,看前者还是需要“正襟危坐”,读后者可能就得“如临大敌”了。由于作者及其著述方式的关系。

前两本是关于尼采的研究型专著。关于尼采的传记,撇开外文的不论,就笔者所见,其汉译在我国较流行的也有两种。一是法国人丹尼尔·哈列维的《尼采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又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重译本《尼采传——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二是德国伊沃·弗伦策尔著的《尼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国人自己也有多部尼采传记问世,但材料上大多没能超越上述两书,有的其实只是它们的改作。

此书作者萨弗兰斯基是当今德国著名作家、哲学家,其著作目前至少已被译成13种语言。众多著述中的两本也已有中译,一是他的《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二是他的《恶——或者自由的戏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本《尼采思想传记》是他又一部用心之作。它从尼采的酷爱、即音乐着手,顺着他生平的重大事件与著述顺序,清晰地展示出尼采思想的发展脉络与主旨,最后以其思想对后世之影响的提示收束。与上述研究专著相比,作者没有掺入自己“微言大义”的奢望,也不怎么做“补正纠偏”的尝试,着眼的多是尼采人格发展背景上的思想意旨,以及这些思想与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纵向联系和横向关涉。与上述生平传记相较,他绝不拘泥尼采的生平琐事和生活变迁,更不屑重复那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逸事奇闻,而以思想发展为红线,辅以对其思想形成有特殊作用的生平材料,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翔实和生动的尼采思想史。价值重估的社会观点,永恒轮回的宇宙规律,超人作

为人类理想，权力意志作为历史解读；这些尼采学说中的要点，无不被他以自己独到的叙述点拨出。

毋庸讳言，译书不易，译哲学书更难。既然谈尼采的思想发展史，免不了要摘引尼采本人的著作。此书翻译的一大难点也在这里。因为原作者使用的尼采原作手头不全，把一些掐头去尾的引文译成汉语时如履薄冰。不时地也尝试参考已有中译（借此机会谨对这些译者表示感谢），但有些尼采著述尚无汉译，倘若有中译，相应的段落或句子时常也很难找到（有各种原因，兹不详述）。译者孤陋，但也听说国内目前至少有两种“较全”的尼采文集中译，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企盼它们早日问世，也祈望它们能进一步解决目前汉译中的一些问题。

所译之书事关尼采，就势必牵涉到尼采本人的一些专有概念。这是本书翻译的另一棘手处。比如“Macht”这个词。近年来在我国，把“der Wille zur Macht”译成“强力意志”，已渐为主流。拙译开始也曾照此办理。但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联系到上下文，这个译法有时勉为其难。从内容上讲，“Macht”这个词，它同达尔文那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学理很有瓜葛。在尼采那里，“Macht”常常意味着，各种生物体要求有自我生存和发展之机会的“权利”。从形式上看，“强力”一词在汉语中的这种偏正结构，也不时与尼采使用这个词的语境互相抵牾。而汉语中的“权利”经常意味着与“义务”相对的、公民或法人行使的权利和享受的利益（参见现代汉语词典）。最后还是回到“权力”一词。当然，有时这也不十分妥帖。鉴于中德两种语言和思维间的巨大差异，很难期待有一种完全等值的译法。只能尽量贴近原文。这其实也是译者本人的翻译准则。但哲学修炼不足，翻译时间紧迫，虽然孜孜矻矻，但拿捏不准、不符通译甚至遗漏错讹，都可能发生。尚希识者指正。

尼采生于1844年。但早在1858年,即他才14岁的时候,就尝试着为自己作传(可参见此书的“编年史”),也就是说,他少年时似已预感自己生为奇才,会受后人感念。在以后的生命旅途中,他病魔缠身,婚姻不顺,而恰恰这种人生困境,更促使他宵旰操劳,极自觉地充当生命哲学的殉道士。他早熟聪慧,以后也明白真理是个“可怕的事物”,他进行的工作,是能致人毁灭的思维冒险。他的哲学前辈康德其实早已洞察此事,在“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法则”前止步,以避危趋安。而尼采却心怀挟心自食的勇气,又挟带着决堤奔腾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冒险的挑战,走上他那探索生命之奥秘的不归路。同时,对于自己将来会博得后世喝彩这点,直到理性生命结束之前,他一直坚信不渝。1887年,即精神崩溃前的一年多,因为在尼扎的房子不得被拆除,他就曾这么说:“这对后代的好处是,他们可以少参观一个朝圣点”。这是近乎魔鬼般的自信。他没料到的可能是,他那锐利的文化批判锋刃,尤其在20世纪和一直进入21世纪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批判中,寒光迸现,震烁学界。看一下福柯如何探究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追溯疯狂和理性的由来,即可在尼采逝世一百多年今天,告之尼采亡灵,他的思维精神未灭,研究方法尚存。

卫茂平

2004年8月25日于上海

替我说话,这完全没有必要,也从来不希望;相反,一份好奇,就像对一种陌生的植物,带着些许讥讽的抵抗,就我看来,这是对我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较聪明的立场。

弗里德里希·尼采致卡尔·富克斯

1888年7月29日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遴选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目 录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刘小枫) /1

译者序 /1

第一章 /1

两种酷爱:可怕的事物和音乐。一旦音乐成为过去,如何生活?
后塞壬时代的哀愁。清醒。尝试和蛊惑。

第二章 /11

一个男孩写作。分割。闪电和雷鸣。找到和发明生平。普罗米修斯和其他。第一次哲学尝试:《命运和历史》。观念海洋和异地向往。

第三章 /33

自我检测。哲学的特种食谱。叔本华经历。思作为自我克服。神化的形体和天才。对语文学的怀疑。风格的意志。同瓦格纳的首次邂逅。

第四章 /55

存在的纷乱。《悲剧的诞生》的诞生。基底的残酷。尼采在战争中。奴隶。道德思维对抗审美思维。对起义的害怕。对文